

清华 清华 清华 清华 清华 清华 清华 清华 清华 清华

清华 清华 清华 清华 清华 清华 清华 清华

清华 清华 清华 清华 清华 清华 清华

主编 方芳 乔申颖

名记者清华演讲录

人民日报出版社



名记者清华演讲录

新文库

ISBN 7-80153-642-8



9 787801 536426 >

ISBN 7-80153-642-8/G·3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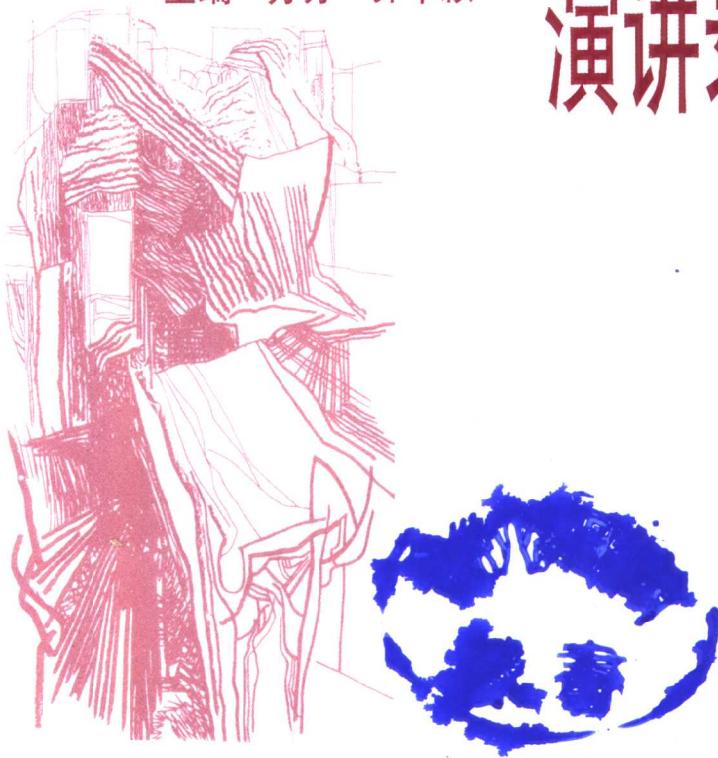
定价：39.00元

PDG

名记者清华

主编 方芳 乔申颖

演讲录



人民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名记者清华演讲录/方芳, 乔申颖主编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03.3
ISBN 7 - 80153 - 642 - 8
I . 名… II . ①方… ②乔… III . ①演说 - 汇编 -
世界②新闻工作 - 文集 IV . ①H019②G21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18005 号

书 名：名记者清华演讲录

主 编：万 芳 乔申颖

责任编辑：方 鸣

装帧设计：刘林林

出版发行：人民日报出版社（北京金台西路 2 号，
邮编：100733）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东方圣雅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 × 1092 1/16

字 数：353 千

印 张：22.5

印 数：4000 册

印 次：2003 年 3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 - 80153 - 642 - 8/G · 364

定 价：39.00 元

序

范敬宜

《名记者清华演讲录》的编者把这部书的清样交给我并嘱我作序，已经半年多了，直到今天才拿起笔来，实在是有我的苦衷。忙与懒固然是原因，但是并非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面对这样一大部丰富精彩的讲稿，我突然觉得自己非常渺小，难以承担这个重任。说句实在话，在过去的十多年里，我曾经为几十位新闻工作者（包括非常著名的记者）的著作写过书序，但是像今天这样“发怵”，还确实是第一次。

作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我首先要代表全体师生向所有为我们的系列讲座授过课的名记者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敬意。是你们，把一缕缕清风送进了清华园，把一场场春雨润进了清华学子求知若渴的心田；同时给学术氛围本来就浓厚的清华园注入了更加新鲜芳香的空气。这种精神营养在莘莘学子身上将会产生怎样深远的影响，恐怕不是我们今天所能完全预计的。

近几年来，我国新闻界出版了许多名记者的论文集，特别是总结他们新闻生涯经验的访谈录，展示了他们新闻实践和新闻研究的丰硕成果。而《名记者清华演讲录》这部书，在林林总总的同类著作中，仍然有着自己鲜明的特色。一是“真”，保持了讲授者的“原汁原味”，不加任何修饰加工，没有一点虚话、套话。二是“实”，全部是本人的亲身经历和实践，实实在在，非常真切。三是“细”，细致入微地讲出了本人策划、采访、写作、修改的具体“过程”及其细节。四是“神”，通过对自身新闻实践的叙说，活生生地反映了本人的精神面貌、精神世界。把这几个特色综合起来，其效果是使读者感受到每一篇都令人可信、可学、可敬。如果从长远看，这些讲座教给同学的不仅是新闻工作

的本领，更重要的是教给他们如何做人，特别是做一个合格的、优秀的、时代需要的新型新闻工作者。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创办伊始，就把培养新时代“新闻高手”的目标明确地写在自己的“宣言”上。新闻高手，当然首先是优秀的名记者。那么，名记者如何培养？要靠课堂教学，要靠社会实践，还有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把当代的名记者请到清华来，有计划、有步骤地举办系列讲座。事实证明，以清华大学的声望和影响，我们完全有条件、有优势办好第一流的讲座。在新闻与传播学院内，我们拥有一支知识渊博、学贯中西、既有经验又富朝气的教师队伍，如果和校外的优秀新闻人才汇合起来，相辅相成，就会使我们新闻教学的理论与实践得到更加紧密的结合，从而迈上更高的台阶。

在我的成长过程中，讲座曾经给我留下过深深的烙印。还是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的时候，我听过两次终身难忘的新闻讲座。一次是鼎鼎大名的报人徐铸成讲新闻工作者如何积累知识、积累资料；一次是《大公报》“四大才子”之一刘克林讲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的写作特色，当时他才二十八岁，讲得所有的同学少年个个热血沸腾。如果说徐铸成教给我的是新闻记者的某种基本功，那么刘克林给予我的是新闻记者的革命品格，从而鼓舞我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走上了新闻工作的道路。名记者对青年学子的影响可以如此巨大，实在难以想象。今天，我们各方面的条件比那时好得多，比起前人，当代的名记者具有更大的优势，名记者在清华播下的种子，一定会结出丰硕的果实——涌现出一批批清华的名记者。

因此，我真诚地希望名记者讲座能一期期办下去，而且越办越好；也希望《名记者清华演讲录》一卷卷出下去，而且越出越棒！

借此机会，我还要感谢这个“讲座系列”的年轻策划人、编辑以及人民日报出版社的同志，他们为此书的出版所付出的努力，一定会得到不平常的回响和回报！

2003年3月10日深夜

目 录

序 范敬宜 (1)

黄文：机会只属于有准备的人 (1)

她不相信“战争让女人走开。”她主动请缨前往科索沃战场参与战场实地报道，用镜头记录下一个个生与死的瞬间。她是中国第一位战地女摄影记者。她将讲述战场归来后对人生的新感悟.....

解国记：为文但求一句新 (29)

《南方周末》以“一个为民请命的记者”为题对他进行整版报道，《新闻出版报》称赞他“敢为人民鼓与呼”，农民说他是“解青天”，某省则宣布他是“不受欢迎的人”。解国记说自己只是个平凡的人，然而能从平凡中发现精彩的，必有不平凡

的激情。

罗开富：经历是最大的财富 (59)

他曾用 368 个日日夜夜沿着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原路徒步采访，每天平均走 70 里路，每天写一篇报道，写一篇日记。他是当年红军长征之后第一个横穿草地采访的记者。罗开富的见闻里让人落泪的是那份真情。

卢跃刚：捍卫常识 (81)

高高瘦瘦的卢跃刚在黑板上写下四个字“捍卫常识”。他说，从《辛未水患》到 ~~.....~~ 他所做的和想做的只有这一件事。今天的新闻是明天的历史 ~~.....~~ 要说的是，这种“历史”决不能回避底层的人群，这种“历史”决不能违背生活的“常识”。

李大同：记者是“好事之徒” (103)

“冰点”成了“焦点”，李大同在世人眼中也变得不同起来。其实“冰点”原本不冷，只是人们一时迷失了这份真情；大同也从未不同，从《大学生成才追踪记》一直到今天，他从未放弃尝试，从未放弃开拓，也从未放弃做一个“好事之徒”。

黎信：做记者先要学做人 (123)

1965 年投身国际报道，4 年多亲历中东乱局。他曾采访过卡扎菲，也曾参加过奥申委。丰富多彩的人生经历中，他坚守的是对国家、对老百姓那一份深情。黎信说，他只是一颗螺丝钉，在新华社一拧就是 37 年。

敬一丹：把镜头当成熟人 (151)

课堂上的敬一丹笑容如阳光般灿烂。从只会念稿不会写的

播音员到北京广播学院的老师，再到集采编播于一身的名主持，敬一丹经历着一再的柳暗花明。回望来路，她说：“我骨子里是干记者的。”

徐 泓：在“游学”中成长 (185)

人如其文的徐泓讲起成长经历来也带着“泓式”的随性自然。得新闻奖的作品是一边和人聊天一边写出来的；别人用完就丢的采访笔记却是她最珍视的东西。她随手将生活如一本大书般展开，告诉你如何徜徉其中，一边“游学”，一边成长。

杨兆麟：记者是一辈子的事业 (209)

他1944年参加革命，曾是新华社重庆分社唯一的编辑，也曾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台长；他曾在“梅园新村”参与报道国共和谈，也曾在建国前夕参加接管国民党电台。历经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他豪情不减，因为：人生八十才开始……

解玺璋：为大众文化辩护 (235)

曾经给古代文论做过三箱卡片的解玺璋今天在评判流行文化，曾经那么让他感动的古典文学如今连自己的儿子都不愿听。他苦恼过、迷茫过，不知道怎样在巨大的心理落差间找到平衡。是俯视大众，还是融于大众？解玺璋告诉你：文化记者在智者和俗人之间。

郭梅尼：要有一双时代的慧眼 (263)

十八岁投身新闻事业时，她曾经半年登不出一篇稿，多年以后却获得了第一届范长江新闻奖。靠自学物理采访钱三强的郭梅尼，使张海迪的形象深入人心的郭梅尼，她的秘密在哪里？她说她有一双慧眼，可以穿越时代的经纬，可以进入心灵的深处。

梁衡：哲人者，宁可舍其事而成其心

..... (285)

不读他的散文随笔，你不算认识梁衡；不读他的科普文章，你不算认识梁衡；不读他的学术著作，你还是不算认识梁衡。到底是记者梁衡？文人梁衡？学者梁衡？还是当官的梁衡？你糊涂了，梁衡却笑笑，送你一首自家写的小诗：“能工作时就工作，不能工作时就写作。二者皆不能，读书积累思索。”

詹国枢：我的记者之路 (315)

共和国同龄人、老三届、范长江新闻奖得主、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大把让别人过目难忘的头衔对詹国枢自己来说比不上一件事：门一关，纸一铺，笔一提。繁华皆是梦，我自游太虚。要是写出了好文章，詹国枢一乐：俩字儿，兴奋！

马国力：体育让你见证一种创造 (335)

在体育频道的成长中思考，酸甜苦辣之后，马国力发现自己爱了上体育。从“谋事”到“谋职”，从“职业”到“事业”，在体育中发现真实，也在体育中发现感动。马国力说，电视体育记者要有一种融在血里的激情。

后记 (351)



黄文

【小传】

黄文，1966年生于北京。1989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新闻摄影专业，同年进入新华社摄影部任图片编辑。1995年作为中国第一个学员进入荷兰世界新闻摄影大师班，1997年至1999年在波恩及柏林任新华社常驻德国摄影记者。

1999年3月，黄文主动请缨远赴南联盟战场，成为中国第一位参与国际战争实地报道的女摄影记者。外表文弱的她穿梭于炮火纷飞的战场，对科索沃战争及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事件进行了一系列的战地报道。

2000年6月，黄文出版战地摄影作品集《标靶》，其中收录的共127幅照片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科索沃战争的真实景象。

黄文：机会只属于有准备的人

(2002年3月6日)

“当别人都坚持不下来的时候，你咬牙坚持下来了，你就成功了。”

我上学那会儿，大家都是从高中三年过来的，经过了种种苦苦挣扎，大家每天晚上11点钟下了自习后还要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看书，比的不是谁能不能考上大学，而是能不能上名牌大学的最好的专业。对我们那时候，我们的虚荣心膨胀到了什么地步呢？你不是名牌大学的名牌专业，那就等于没上大学。我本来是想学理的，但我被这种生活折磨的太厉害了，结果我就举手投降了：我说人大新闻系就人大新闻系，豁出去了，学文就学文。就这样进了人大新闻系！

老师给我们三个专业：传统的新闻学，新开的广播电视专业，为中央电视台和新华社摄影部代培新开的摄影专业。那时候，四个班150个同学一起来上学，老师说，三个专业随便我选。我跟同学们商量，同学们都劝我去电视台，因为我妈妈说：你上新闻系我们已经很难过了，你自己决定。而我爸看了我半天才说了一句话：你只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任就行了。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小孩子说这种话，我觉得压力还是挺大的。所以我就没有敢跟父母商量我的专业，就跟同学商量。我的同学说，在中国搞新闻，我妈说了，那就一定要去新华社！就这一句话，我就学了摄影。

在这之前，我对摄影既不了解也不喜欢，完全的没有概念。大家可以想象，虽然可以取得很好的考试成绩，但是如果一个人去选择他不懂得爱的东西，那他一定会受到惩罚。那么我在大学期间最被困扰的就是摄影专业课，我的其他课程都能得优，就摄影专业课上得特别难受。我还记得十几年前得一件事情，有一天，我的老师站在讲台上对着我们说：你们上次拍夜景的照片交上来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给这种作业打分——是我的作业。老师给了我一个“良”。我知道老师那时候很客气，他给“良”就相当于不及格，“优”就相当于中等。而且，那次我的同

学们都看不出我拍的是什么东西，因为我不会拍照片。虽然我年年都能拿奖学金，但是我坚定的认为我是那种高分低能的学生，就这样学了四年以后，我进了新华社摄影部，给我的任务是图片编辑。



黄文的战地摄影集《标靶》的封面

我当然心甘情愿了，因为我不不会拍照。要我当摄影记者，太不负责了。当图片编辑至少还可以到第二线来，把自己的低能掩盖起来。看人家的照片，编人家的稿子。在我们这个行业里，有一句名言：一个图片编辑，她可以不会照相，但她必须会看照片。很幸运，我对照片的鉴赏力很强，我可以很快的看出哪张照片好，那张不好。在很短的时间里，我就和同事之间建立了这样一种信任：我的同事可以把他的照片往我面前一扔，说：黄文，帮我编一下。他就可以放心的走了，不用担心第二天出现在报纸上的照片不够好。当然，我的新闻前辈们手把手的教我，从教照片、画剪裁线，写说明，从头教起。那一开始的时候培养的只是一种职业感，我认为一个人要做成一件事情，最重要的是他要有职业责

任感，慢慢的你看到你做出成绩了，你会有一种成就感。我觉得作为记者，你要有一种信仰，对你的工作要有一种自豪感，有了这种自豪感后，会给人带来一种品质：那就是超人的意志力！我觉得这是人与人之间最本质的差别。我并不认为大家的天分相差太多，但大家的意志力和品质相差太远，当别人都坚持不下来的时候，你咬牙坚持下来了，你就成功了。实际上别人并不是没有成功的条件，而是他们放弃了，他们觉得太累了太委屈了。这种超强的意志力会使你承受很大的压力，生理的、心理的、环境的。说白了，是你自己在和自己作斗争。

我们班那时候大概有十几个同班同学进了新华社摄影部，有时候看到他们的名字出现在重要报纸的重要版面上：新华社记者某某，是我的同学。这是谁都抵御不了的一个诱惑和虚荣心：她的名字可以在那里，我的为什么不可以？这种虚荣心促使我在工作之余去拍照片：我比较刻苦呀！我白天工作，就晚上拍照片，晚上工作，白天就去拍照片。我就等着有一天我的照片会通过当日新闻的照片服务系统发到上百家新闻媒体上，说不定哪家就用了。然后我就可以得意洋洋地把它剪下来……

但是呢，事实是很无情的：你是一个有灵气的摄影师，还是一个很没有天分的摄影师，人家一看就能看出来。在我们的行业里面，有一种说法：一张不好的照片或者一篇不好的稿子刊登出来比不被刊登出来更糟糕。为什么？如果你不说话，人家还不知道你不会说话，那要是你一说话，人家一准知道你是傻瓜。所以你不懂或者你不行，就不要说话。你现在有虚荣心了，但是你拍的不好，你也要名声在外了——“bad reputation”，就这样我拍了一年多，我就放弃了。没有灵感的话，你会受惩罚的。这是第二次受惩罚了。第一次是大学的作业。

那个过程对我来说，很艰苦，但是很幸运，可以说我是在正确的时间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情：我看了大量的国内外的、各种各样的题材，艺术的、纪实的、新闻的、包括实用的和商业的。在那一段时间我在影像的河流里游泳的过程给我最大的帮助是让我认识了很多的方法，让你感觉到摄影的自由。当你有这种感觉时，我突然有一种渴望，我很想拍照片，而不是为了发表照片。

到了 1994 年末，1995 年初，世界新闻摄影基金会，目前世界上摄影记者最大的平台之一，在那一年开始在全世界范围里招收年轻的摄影师去参见一个叫做大师班的学习，和世界上这个领域最顶尖的图片编

辑、摄影记者、各社的一些负责人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为年轻的摄影师指明未来的发展道路。那么当时我一看这样的机会，我就决定去，我看他要求的七个条件，我六个条件都符合，就一个不行：要足够好的照片。而这个条件在我看来是最重要的。好在那个时候刚刚好是在我一个创作激情大发的时候，我想：我就不信，我非要拍出一些好的照片不可。50天的时间里，我疯狂地拍了大量的照片，当这些照片在国内刊物上发表出来的时候，同行们都大吃一惊：这是你拍的吗？没想到，好像是换了一个人！当然，他们没有想到，在这之前，我已经作了18个月的准备！我从这些照片中选了一些最好的寄过去。到五月份，一个电话打过来，我被录取了。这可是中国第一个，也是惟一的一个。这件事情在国内同行中，引起了特别大的震动：好多同行说，黄文？她会照相？进大师班？我的一个同行甚至在《中国摄影报》的头版正中写了一篇文章，标题我还记忆犹新：《从黄文入选世界摄影大师班看中国新闻之不足》，痛快吧？我想他写这篇东西一定很解恨的。（笑）

但是我必须得承认，这次大师班的经历对我来说是给我打开了第二扇窗户。让我在一个更高的平台上有机会和来自世界上各地的最优秀的一些青年摄影师，和大师们，进行交流，我们进行了一次思想和心灵的碰撞。更多的，我觉得他已经超出了摄影本身的意义，而成为一种人格和文化的交流。从那以后，每年都有中国学员入选，连续五年，而且，这五个人都是我的同学：人大新闻系毕业的，过去的两年里没有。应该说，这件事情比较适合时机，因为国内刚刚对这种报道摄影的东西很关注，而且正在寻找一种道路，而这扇窗户打开以后，给我们至少找到了一种可能性，如何进行报道摄影。我回国以后，就特别想在国内多待一段时间，所以我拍了一系列的图片故事，主要是关于女性的题材，反映的都是一些比较特殊的女性人群，比如说女子摇滚乐、女警察、女体操运动员、尼姑。我做到了一半的时候，在1997年底被派到了德国去驻外，那时候我工作已经八年了。

从1997年11月到1999年12月，整整两年时间里，我都是新华社在德国的驻外记者。我很幸运，是我能够在德国及其周边国家进行采访。我到过20多个国家。在其中十多个国家进行了各种各样的采访工作。大家了解我比较多是因为我去了科索沃战场。说起来，这个也跟在德国工作有关系。我了解科索沃危机要远于战争爆发前一年，1998年

的 3 月 25 号，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日子。这天我在我的办公室接到了一份文传，务必于今天中午 12 点半之前赶到外交部的院子里去拍照。大家知道在这之前的 2 月 28 日，科索沃境内的一支阿族武装开始袭击巡逻的塞尔维亚巡警，造成了十几个人伤亡，导致科索沃危机的爆发，西方国家迅速介入，使这个问题国际化。从三月初开始，欧盟国家在波恩开会商讨如何解决。我接这个通知要我给与会的六国外长以及巴尔干半岛各国的外长拍照。一般来说，当你有机会拍照时，说明这些人之前达成了一个协议。结果那天 12 点半我就去了，可是等了三个小时，不许进屋，看到他们在玻璃游廊里走来走去喝着咖啡，就是不出来。我中午没有吃饭衣服又穿的少，后来知道美国和俄罗斯在南联盟利益问题上达不成协议，双方都特别强硬，最后俄罗斯被迫妥协。

拍完这张照片后，我拿起家伙就跑：因为那是一个历史性的日子，我有一个足球赛要采访，1998 年的世界杯前的一场重要的热身赛，德国对巴西。这是一场划时代的比赛。在德国斯图加特比赛，谁不想去看？我要了一张票，斯图加特离波恩 380 公里，我下午 3 点半还在波恩，晚上 8 点半就要去采访。我扛起所有器材就往火车站跑。赶上了最近的一辆开往斯图加特的火车。当我闯进体育场的时候，双方运动员已经入场了，我拎着票找女官员要了一个证，追着运动员拍了比赛。那天晚上我都冻死了，11 点半所有的活动结束后，我扛着所有器材回到波恩时已经是凌晨了，我就没敢睡觉，赶紧把稿子赶在北京的截稿时间之前发回社里。社里的同行收到以后对我的诚实表示怀疑，因为他们不相信我在同一天的不同地方拍到了波恩会议和足球比赛。要知道两地相差很远。我对这件事情至今还耿耿于怀呢！25 日对我来说是印象特别深的日子，没有睡觉，还竟然被人问了一句：这照片是你拍的吗？但我没有想到，在这之后的整整一年，也就是 1999 年的 3 月 24 日晚上我人就在科索沃首府市中心旅店的十层楼上目睹了战争在我面前爆发。

1999 年 2 月份，我就感到这个形式越来越恶劣，我就强烈要求希望去科索沃。但是我在当时没有被派到南斯拉夫，而是到了奥地利的维也纳，去采访一年一度的新年音乐会。那天是 2 月 16 日，希腊的大使还被劫持了。当时白天去拍大使被劫，晚上去拍音乐会。跟我一起采访的还有从布鲁塞尔过来的两个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后来我发现他们不在了，知道他们被派到科索沃去了，我那时耳朵都竖起来了，我想这可